

张凌云

很喜欢台湾诗人罗门的《窗》:“猛力一推,双手如流,总是千山万水,总是回不来的
眼睛……”

什么窗户在诗里能有如此非凡的魅力,除了想象和情感外,大概只有中国窗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窗正如一扇变幻无穷的窗口,可以窥见其中的无尽奥秘。中国窗的形态多样,是东方建筑美学与西方几何力学的完美结合。圆的,方的,八角形,六角形,扇形,水瓶状……但凡你能想到的最佳形态,在中国窗里都能找到它的存在,同一种形制又可细分,譬如圆的,有半圆、椭圆、圆长,方的,有长方、正方、斜方,八角形也不一定那么规整,水瓶状有瓶颈或无瓶颈,不一而足,从不因循守旧,千变万化才是常态。

中国窗的非凡魅力,更在于精妙的组合,从而形成了无数锦绣斑斓的构图。不管圆的方的还是其他形态,常常叠加在一起,呈现出精彩绝伦的复式结构,如内向外,外漏内空,上下叠格,大包小,如此等等。不仅如此,各种配料,比如雕花、窗棂、栅格、镶边,纹理的加入,能将中国窗的魅力诠释得淋漓尽致,那些或简或繁、或密或疏的图形搭配,从来不显得累赘多余,相反却充满生气活力,就像一具空洞的骨架,只有增添了血肉才会变得丰满,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浑然天成而如出一辙。

中国窗的材质大巧若拙,既有木格的质朴轻灵,也有石材的厚重古拙,还有砖墙的典雅自然。虽说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但一切都不拘泥于固定模式,主要看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程度,透过简单的木格窗棂,只要看到一株梅花,一丛翠竹,整个心情就变得疏朗起来,雕空镂花的石质方窗里,藏的是贵胄世家的精彩传说,青砖黛瓦的马头墙上开了扇小窗,却看见亭台林立,曲水萦回,一棵绿草还执着地攀在窗栏上,迎风摇摆。

事实上,置身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大观园里,许多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或者忽略了门和窗的区别。在层层叠叠的景深里,门与窗不分彼此,携手登场,反复挥洒着一幅幅气象万千的国画,或是上演着一幕幕眼花缭乱的古典时装秀,直达人的心灵世界。你看到门包孕着窗,窗也连系着门,甚至它们缀成一条线,呈现出罕见的连珠或套环之美,仿佛经过长长的甬道,抵达了某个时光的尽头。有的时候,在太阳光线的游移下,门与窗或隐或现,或虚或实,与周围的风景相互依偎,一起筛落出斑驳参差的身影,那种飘忽朦胧的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说到底,中国窗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体味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人文云,“不出户牖而知天下”,方寸之间尽观朗朗乾坤,恰在浓缩的都是天地之精华,中国人以独步天下的人生智慧,使得无论造园,设景,还是一处最寻常的建筑,窗户从来就不是只具有采光通风等普通功能,它通达的是整个宇宙自然,敞开的不仅是一扇心灵之窗,更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向往。

陈 禹

我外公和我爷爷是隔壁邻居,两家相距只有几步路,两个性格、秉性、经历迥然不同的人,“光屁股”时就是一对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好兄弟了。

外公和爷爷同样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都嗜烟如命。

外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抽烟了,那纯属是一种意外。

上个世纪初,外公读私塾后期,来了一个邻县东阳的先生,满腹诗书,为师甚严。

先生的烟瘾极大,手里常常拿着一根长长烟管。看到学生读书不用心的,顺手用烟管当武器,重重地敲学生的“栗子壳”。

外公长得聪明伶俐,干干净净的,先生每次都叫外公去隔壁农户家借火,点烟。点着了,抽几口送给先生,先生吞云吐雾的抽得很是“幸福”。

外公长得聪明伶俐,干干净净的,先生每次都叫外公去隔壁农户家借火,点烟。点着了,抽几口送给先生,先生吞云吐雾的抽得很是“幸福”。

先生的烟是抽不上了,外公就到家里偷着抽家

里大人的烟。

旧时的农户都是自己种的烟叶,山里人烟民很多,不少年纪大点的女人都会抽烟。

那时,每年快年终了,都会有一个永远散发着浓浓的烟味的烟匠师傅,一个村一个村上门来卖烟丝,老辈们叫做“做潮烟”。

做潮烟是种极精细的技术活,乡里没几个人会做。烟匠师傅会把晒干的烟叶打匀,再一张一张轻轻地摊平,匀匀地洒上少许香油,晾干后再一张张叠起来,制成一个厚厚的方块,四周铲下的边角料掺入下一捆烟,然后用一个特制的像迷你型的榨油机一样的烟夹子把叠好的烟叶紧紧地夹住,老辈们叫做“打烟捆”。

烟匠师傅稳稳地把烟夹子骑在膀胱上,平心静气,用宽宽的、锋利得像剃刀一样的烟刨一下一下地刨,长长的细细的烟丝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

好的烟匠师傅靠心思和手艺吃饭。

烟匠师傅来得快,烟的那些天,是村里“吃(抽)烟佬”的节日,满满的聚着一屋子人,品、评着各家的烟丝,一整天屋子里都弥漫着浓浓的烟气。外公和爷爷天天窝在那里。

外公长得文绉绉的,不善农事,种出的烟叶又薄又小,晒干了也是黑咕隆咚的。爷爷长得粗壮壮的,勤劳善良,种出的烟叶又厚又大,晒干了金黄金黄的。

爷爷种的烟叶刨出来的烟丝是乡里最好的,这是见多识广的烟匠师傅说的,别人抽了后也都很信服。

外公常常到我爷爷家去蹭烟抽,外公说我爷爷种的烟叶像烟匠师傅说的,抽着真香。

下雨天和晚上,外公就时不时地到我爷爷家,一

边抽着烟,一边天南地北地谈天说地,但每次说的总是外公,听的总是爷爷。

临走,爷爷用南平纸包了一大撮烟丝递给外公,外公也不推辞,满心欢喜地走了。

有一次,外公破天荒地约爷爷一起到高高的长岗上上去斫柴,外公没带烟具,爷爷带的烟管不小心也在山上弄丢了。

两人烟瘾发作,浑身燥热,像两只无头苍蝇似的,再也没心思斫柴了,满山满地找,角落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那根烟管。

还是外公想出个好办法,研了一根比手指粗点的小竹子,用细硬的树枝条戳通后,现做了一根烟管。两人在山坡上懒懒地斜躺着,看着蓝蓝的天,看着绿绿的地,一口气轮流抽了十多管烟。

外公说,那次烟抽得最香,浓浓的烟香中掺着淡淡的新鲜竹子的清香,真过瘾,那种味道是一辈子没有过的,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说好是一起去斫柴的,结果外公的柴一大半是爷爷给他的,也是爷爷帮他挑下来的,外公是个“书生”,没有多大的气力。

后来,外公早早地答应把美丽善良的大女儿许配给爷爷朴实勤劳的三儿子,他们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和父亲,破了我们村一直不成婚的老规矩。

不过外公没有福气,没有挨到我母亲和父亲成亲的那一天。

外公后来得了肺病,一直咳嗽不止,慢慢地竟咳出了一些血丝来。再后来,抽了大半辈子的烟也硬生生地戒掉了。

外公要走的时候一直闭不上眼睛。弥留之际,目



张青 制图

光幽幽地游来游去,看着身边的亲人。看到爷爷了就定定地盯着他,想开口说话又没力气说了,只微微动了动嘴唇。

爷爷听懂了外公的心思,默默地装了一管烟,点上火,吸着了,双手轻轻地把着烟管,缓缓地送到外公的嘴里。

外公弱弱地只吸了一口烟,抿在嘴里,再也没有张开。

外公把那口烟咽了下去,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大大的两颗热泪滚落下来。

外公入殓时,枕头边放着我爷爷送的一大包好的烟丝和一根擦得金光雪亮的铜烟管。

爷爷从此也戒烟了,活到七八十岁也再没抽过一口。爷爷说,外公走了,一个人抽着没有味道了。

爷爷还说,外公的命是烟抽没的,我的好心好意也害了他。

外公走的时候是1948年的秋天,距今整整六十年了。那年他只有五十二岁。

粗俗人的辩解

欧 阳

闲来又翻看夏目漱石的《旅宿》,不经意间遇到了茶饮文字,想不到精工细致的日本人连饮茶也会有精微的体验。

“普通人都以为茶是喝的,这就错了。”夏目漱石说,“应该把茶放在舌尖上,让它清香四散,几乎不往下咽,只是一种馥郁的气息从食道沁入胃中。倘用牙齿,那就卑鄙了。水则太清,玉露则太浓,这是一种既脱水的境地而不使口腔感到疲劳的柔美和良好的饮料。倘使有人诉苦说吃了茶睡不着,我要劝他:即使睡不着也该吃茶。”

玉露是哪一种神经质的想象我就不知道了,茶呢我是喝的,反正不喝茶也是睡不着,不如让生活多一道滋味。清香馥郁的气息从食道沁入胃,这个我貌似有所领悟,至于用牙齿吃茶,虽曾听闻某些大人物有此爱好,我人粗鄙,却还不想去尝试这种“卑鄙”。

话虽如此,不过小的还是对夏目漱石的布道有些迷,大概这种情致就是所谓精致优雅的生活姿态了,举个例子。有哥们儿做公号之先,召集诸多臭皮匠酒桌上研讨,结果对其“精致”的定位,有臭皮匠就心生疑惑:什么叫“精致”?好嘛,一干酒喝兴奋了的人真就都回答不上来。

细心琢磨一下,这该是很深奥的学问吧?简单说,安格尔等新古典主义绘画精到无以复加,用俺们的话说就是栩栩如生得跟真的一样,的确很精致,可评论家却认为,完全叛逆古典细腻技法的印象派绘画,粗糙笨笔涂抹出来的画作更精致……这就有点乱七八糟了,不止是精细和粗鄙都可以“精致”,其他各种冲突、裂变的玩意儿也统统的可以精致——怪不得皮匠和精英都爱用这个词儿,想来是有点不知所云的意念含其中。

当然了,我以为“精致”的修辞和界定,一定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高端设计,故而尽管不知道精致到底是什么,但我还是懵懂地对精致的生活追求表示赞赏。

遗憾的是,俺一般不去寻思那种感觉。比较起来,我更倾向“无拘无束”的不精致,尤其是喝茶这种道道儿。

说起这儿,我总会想到精于茶道且业内盛名远

播的老同学。以她的业务来论,甭管是烘青、炒青还是晒青,又或是烘焙的大红袍以及发酵的普洱,品茗都很讲究,别的不说,第一道、第二道,甚至第三道茶汤都有水温、冲泡等方面的专有技术,而且几次冲泡的茶汤还得混合调匀,然后才是一人一小杯,跟随的程序是让鼻子领享,之后舌尖才有机会像夏目漱石那样给脑瓜子增添臆想……

可惜我味蕾所剩无几,对她的茶道全然没有感觉,每每都是强求来一大杯,咕咚两声,牛饮而尽。因此,她好几次贬斥俺不配喝茶,在效用未得彰显的情况下,直接引申到不配“精致”生活。人说不配就不配好啦,实际上就饮水而言,我是有牛饮情节的。

想当初,也就是刚上初中的那会儿,上下学都要跨过一条山溪,论起来,那个时候环境尚好,在枯水时节,溪水也是有大约五分之一流量的。某天放学经过,发现居然断流了,很是惊诧,抬眼循着河沟上溯,百十米处有十几头牛低着头饮草,赶紧跑上去,原来正是这些水牛埋头在山溪落差冲击的小水坑里“牛饮”——竟然喝断了水流。我除了惊叹、佩服之外,继续往内存里添加的,依旧是佩服、惊叹。其后好几天我经过溪流的时候都会看着溪水发呆一回,对水牛的这种能力倾慕之至——这一口得喝多少升水啊?还呼哧呼哧得像抽水机一样不停带歌的。哇啊,真是让我佩服。

叹服之外,我会觉得这种喝水方式实在是过瘾,实在是潇洒,实在是不羁,实在是自由……这哪里是禽类喝水所能相比的?!

当然了,对茶道以及以之为业的人士我也是非常敬重的:不论从仪式和形式上人们应该都可以意会优雅的意思,不像“精致”那种各色状态都可以囊括的说法,搞得人犯晕。

虽然,我还是不能自愿掉进类似茶道这种坑里,不管怎么想象,这些程式化的东西都是不太有个性的外在形式,还是水牛饮有个性,其实比起仪式(形式)来,思想海阔天空的“不羁爱自由”可能才配得上“精致”。



对不知道的事,直接说“不知道”才是最轻松的。

赵春青 画

杨 超

在我的家乡鄂西南利川,随处可见竹子的身影:楠竹、斑竹、荆竹、水竹、赤竹……密密麻麻,一片接一片。因为有这满山遍野的竹子,人们都偏爱竹编的用品,用具;盛粮食用的箩筐、簸箕、筛子、撮箕;吃饭的桌子、椅子,睡觉的竹席、床等,都是竹制品。

老王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他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拜师学艺,以编一些竹制用品为生。俗语说得好:“竹刀拿得起,不怕没柴米”,老王因编得一手好竹器,在村子里远近闻名。因此,一年四季他总是带着一把篾刀,穿行于家乡的村村寨寨,为人们编一些竹制用品。

用竹子制作竹编用品,很讲究“刀功”。先是将一根竹子用篾刀对开,经重复、多次地对开,就成了篾片。篾片分青篾和黄篾,青篾就是竹子外层的篾,因它是竹子的表皮,呈青绿色而得名。黄篾是竹子靠里

层的篾,呈黄色,所以就叫黄篾。黄篾可以分多层来用,这就要看篾匠师傅的手艺了。老王时常说:“在篾匠的行业中,功夫全在剖篾上。”手艺不好的话,是无法将竹篾分成厚薄均匀的多层篾片来用的。青篾才算是竹编制品的理想材质,因质地柔韧,可圈、可编出各种图案美观、经久耐用的竹器来。

老王的篾工手艺好,不仅将一根竹子,分成质地柔软、厚薄均匀的篾片,还能用篾片编织出各种精美的竹器来。在那个年代,农村用得最多的竹器,是平时在地里生产使用的撮箕、背篓,还有盛装粮食用的箩筐。农村讲究就地取材。因此,在一般家庭里,一年半载,隔三岔五地请篾匠、木匠到家里,做一些活。

包利民

总有那样的时刻,独自倚在窗前,凝望风中的一棵树,却是悠然神飞,仿佛把它看到很远很远的一种境界中去。而心也是极为平静,所有微小的起伏都会触动柔软的思绪,便觉处处美好。

常常记得,在失意的时候,便总想独处,而独处的种种却成为日后回想起来的最美时光。有一年秋天,在一个遥远的山村,当一个代课教师。就住在破旧的学校里,每个傍晚,坐在校园的树下看书。都是曾经读过的,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竟是有着不同的味道。当夜幕垂下,便抛了书,看黄澄澄的月亮从山顶爬上来,晚风中飘荡着从山林间传来的清新气息。

于是想起苏轼的拄杖闻潮,想起他眼中的孤鸿之影。那样的境遇中,却有如此一颗沉静易感的心。

篾匠老王

儿是常有的事。

记得小时候,我家修房子,需要大量的撮箕,就是老王来我家给编的。当看见一棵棵粗大的楠竹,在老王的篾刀来回进中,剖分出窄窄一致,厚薄均匀的篾片,我总会惊叹他那高超的技艺。一件篾器要先从哪里开始编,在哪里收尾,那近乎固定的作业标准与流程,对老王来说早已烂熟于心,胸有成竹。然后就是摆弄着,那一条条柔软的篾丝,穿插、挽转,篾丝在他的手中来来回复、纵横交织、上下翻飞,如挥动轻快的舞姿。一挑撮箕从剖篾到编成成品,大约要花一天左右的时间。因此,篾匠活儿是一个细活、慢活,得耐得住寂寞才行!当一件件竹编的撮箕、竹篾制品

孤 赏

是差了许多。就像一颗晶莹的露珠,只会与一颗濡湿的心相遇。若是心上蒙尘,只会看见一丛乱草,数点水滴。是的,只有在心敞亮的时候,那些美好的种种才会悄然莅临。在红尘劳碌中的我们,常常疲累至极,偶尔的独处,放下生命中的负荷,才会在眼中心上迎来直入灵魂的美。

同样,人只有在独自的时候,才会真正看清自己。剥尽心上的层层的桎梏,就会看见最初的感动。于世事风尘之中,我们常自迷失,只有那样短暂的时刻,才能接触心中的方向。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走近内心深处。就如无眠的夜里,悄悄漫上来的诸

多静美的回忆,一下子点亮所有生活中的黯淡。

就像那些深谷中的花儿,它们应时而发,艳极则谢,并不在意尘世中的眼睛。它们独自美丽着,纷纷开落,多么丰美而洒脱的轮回。忽然想起那些默默的人,他们无争无恼,自在一生,那样的心境,也许正是追名逐利的我们向往却又无法企及的。赏自己的内心,过想要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并不一定富足,却是与心情有关。那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不在意别人的目光,是独自的欣赏与满足。

多年后的一天,忽然收到一封邮件,是当年我在那个山村当代课老师的学生成发来的。她说,那个时候,还是小学生,家离学校近,每天傍晚,都能看到老师在树下看书的身影。后来去山上中学,上大学,常想起那个场景,就像一幅画一样,那个身影常给我一种温暖的力量。</